

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rainy Parisian street, likely the Champs-Élysées. The scene is characterized by vibrant, dappled colors reflecting off the wet pavement. In the foreground, a couple walks away from the viewer under a large green umbrella. To the left, another figure is partially visible under a dark umbrella. The background shows more figures and the architectural details of the street, all rendered with visible, expressive brushstrokes. The overall mood is romantic and atmospheric.

雨，落在 香榭丽舍大街

*Rain, Falling on
Avenue des Champs-Élysées*

郭保林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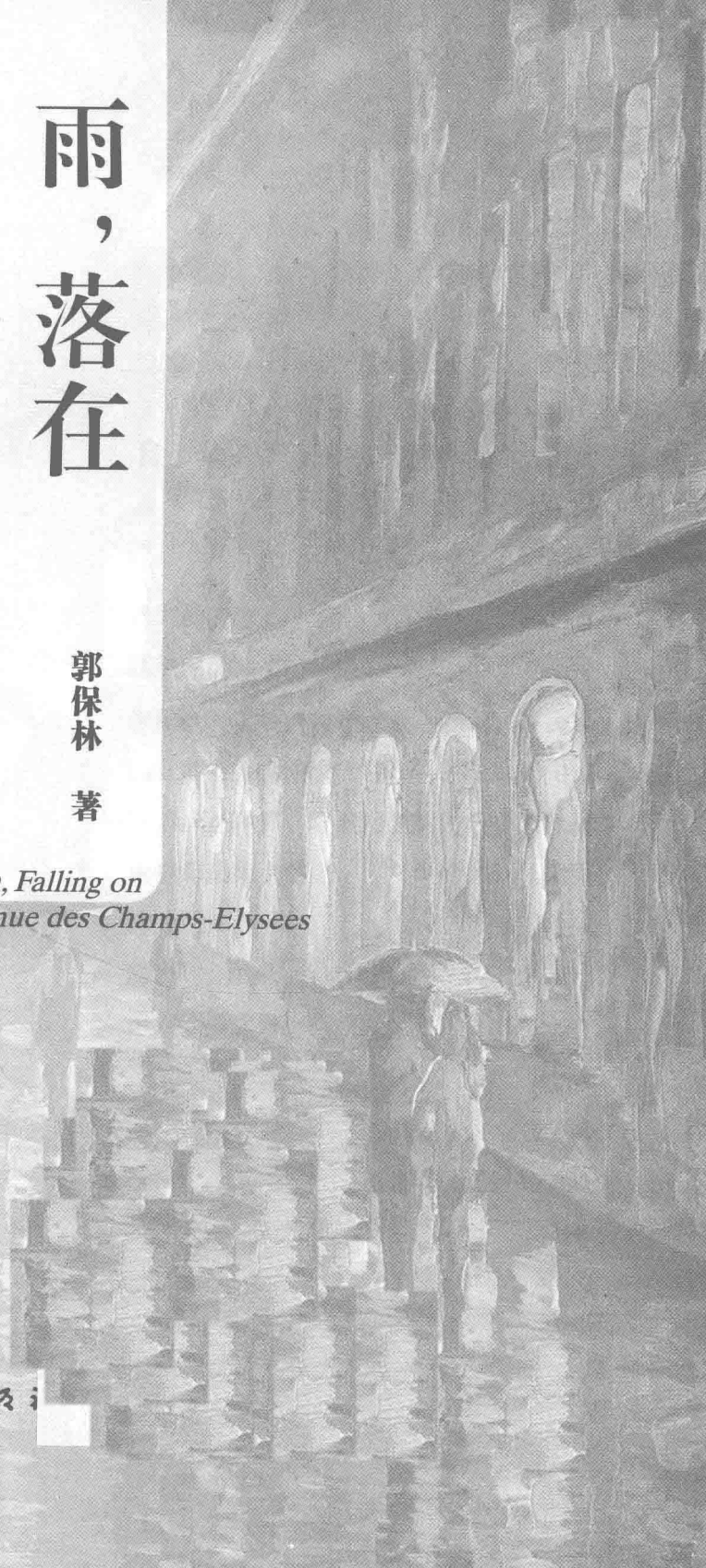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雨，落在 香榭丽舍大街

郭保林 著

*Rain, Falling on
Avenue des Champs-Elysees*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，落在香榭丽舍大街 / 郭保林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9. 1

ISBN 978-7-5212-0359-2

I. ①雨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20581号

雨，落在香榭丽舍大街

作者：郭保林

责任编辑：王 烨

装帧设计：Luke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067186（发行中心及邮购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>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 数：240千

印 张：16.75

版 次：2019年4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359-2

定 价：45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巴黎的韵致	/ 001
塞纳河的微笑	/ 011
夕阳金辉里钟声悠扬	/ 020
雨，落在香榭丽舍大街	/ 032
沿着卢瓦尔河，穿越法兰西的历史	/ 041
天空有朵雨做的云	/ 053
诗人的河流	/ 064
法兰克福的歌德	/ 074
阳光抚摸着海涅的墓碑	/ 082
黑森林——德国的童话	/ 088
流浪的艺术	/ 094
茵梦湖，一首美丽的民谣	/ 098
德国的橡树	/ 105
烟雨中的波茨坦	/ 109

埋葬在夏天里的太阳之子	/ 116
希特勒和荷尔德林	/ 124
奥地利风情小镇	/ 129
用自己的泥土塑造自己	/ 138
我们需要荒野	/ 148
农民画家米勒	/ 154
琉森湖的月光	/ 160
托尔斯泰的嫉妒	/ 167
水做的城	/ 171
悲情罗马	/ 175
我摇醒你，佛罗伦萨的石头	/ 186
在但丁像前想起屈原	/ 197
佛罗伦萨郊外的山居	/ 204
教堂·天国·上帝	/ 210

雅典，失血的黄昏	/ 220
在希腊遇到拜伦	/ 229
毕加索的“蓝”与“红”	/ 237
啊，亲爱的爱琴海	/ 248
后 记	/ 258

巴黎的韵致

古老的城市自有它的韵致。

每条街巷都盛满岁月的感叹。

走进巴黎像有一种倒卷时间洪流的感觉，看看巴黎额头的皱纹，很深，像塞纳河，像卢瓦尔河，随手触摸一砖一石，就有千年历史的沧桑感和疲惫感。巴黎是一个经典，古老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演绎着，像许多故事的开头，很早很早的时候……

一

很早，很早，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巴黎已出现欧罗巴这片土地上。

现在我正沿着塞纳河，阅读巴黎。

五月的阳光格外明媚而温暖，风吹皱一河流水，浪花轻叩着石砌的岸，节奏舒缓的轻音乐，塞纳河平阔，流水雍容大度，恣意拐弯，从东南方向进入城市，又向西南流去，在市内画了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流水酣畅淋漓，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。暮春的塞纳河绿中泛蓝，动与静的完美结合，那一河淡青靛蓝，令任何美学相形见绌。

巴黎被塞纳河划为左岸和右岸，就像山的阴阳之分。

先说右岸，右岸是塞纳河的壮举。塞纳河的右岸是理性、中庸、

坚硬、冷酷，但又是豪华、富丽、高贵的，这里高楼林立，大厦簇拥，遍地金融集团、保险公司、股票交易所和企业老板的办公大楼，还有气派宏大的购物中心。墙壁悬挂的电子屏幕滚动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，简直像走进数字世界。在这里出出进进的人，一脸的淡漠、肃穆、派头十足。但他们说话带有磁性、稳健而简洁；他们衣着考究，领结雅致，裤线清晰，皮鞋锃亮。这些人大都喜欢早晨洗澡，用刮胡刀剃须，下巴铁青，衣服喷上男式香水。

他们言谈举止彬彬有礼，潇洒而不张狂，称对方总是用“您”，很少高声说话，即使争论，也是低声低语，意见相左，也只是说：“你的意见使我感到遗憾”，“对不起，先生（女士），我们改日再谈”。一种外交辞令般的严谨，却不失风度。

他们是商业巨子，金融大亨，企业老板，银行巨头，股票交易经理……他们大脑里的亮点是钞票，是变幻的数字。在这里找不到闲适、轻松，更难找到浪漫和诗意。右岸是精细的，就像电子计算机上的数字，不宜涂改。

在这里，一切都是竞争。

二

奥斯曼一次性改造巴黎，几乎再没有大拆大建，大换血，一片高度整齐的灰色楼房，苍老而凝重。

塞纳河左岸则是另一番天地，这里风情迷人，称为艺术之都。一提到左岸，你会想到诗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歌剧院、电影院和舞厅。塞纳河左岸尽是知识精英人家，几十米宽的大河划出两个世界，左岸是叛逆的，语言是感性的，眼神充满激情，神色是热烈的，性情是放荡不羁的，真实自由的灵魂。这个世界诞生举世闻名的思想家、艺术家、诗人、文学家、雕塑大师、作曲家，他们的名字像星辰般璀璨，闪烁在人类历史的苍穹。

他们大脑里的亮点，是美。

歌德热情赞扬巴黎：

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，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才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……一百多年来，经过莫里哀、伏尔泰、狄德罗等人的努力，已经有了那么多聪明智慧传播在巴黎，简直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。

19世纪下半叶，巴黎又出现了著名作家，维克多·雨果、乔治·桑、巴尔扎克、大仲马、缪塞、诗人鲍狄埃、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、德国诗人海涅，文坛星光灿烂；乐坛也是百花盛开，柏辽兹、匈牙利的作曲家李斯特、钢琴诗人肖邦、乐圣贝多芬也活跃在巴黎音乐厅和歌剧院。

海涅感慨道：“谁要是在法国不能得到公众的普遍承认，就不能自诩拥有欧洲的声誉。”

如果没有但丁、薄伽丘，没有藐视教会的马丁·路德，没有多疑的笛卡儿，没有处心积虑引导人们做一个有唯一合法主人的卢梭，就没有法国大革命。巴黎，没有奥斯曼就没有巴黎。乔治·欧仁·奥斯曼任塞纳大省省长时，在拿破仑二世支持下，对旧巴黎进行大规模的改造，大拆大迁大建，才有了现在的巴黎。

塞纳河中心浮出一个船形小岛——西岱岛，别看它只是弹丸小岛，长不过千米，宽有五百米，它却是巴黎的摇篮。公元前3世纪，一个以渔猎为生的部落——高卢人，登上这荒无人烟的河心岛，建立村落，安家生息。

罗马帝国势力扩张到西欧，西岱岛上筑起碉堡，形成街市，变成“城岛”。塞纳河像城壕而未曾受到罗马人的侵占。以后巴黎不断发展，小岛城为中心，越过塞纳河，同心圆似的一圈一圈向外扩展，那是巴黎的韵致，波纹荡漾，优雅而潇洒。历经九次兴衰，巴黎终于成为大都市。

塞纳河穿过城市，那婀娜的身姿给这座城市带来灵性，也带来温柔，河两岸是高大的法桐和长丝苕苕的垂柳，云遮雾笼。树下是绿茸茸的草地。夏日里游艇很多，欧洲的夏天并不炎热，阳光明丽、慈祥，空气里氤氲着植物的气息。两岸的树木、房屋、教堂的尖塔，倒映水中，摇曳着、晃动着，像梦一样扑朔迷离，构成印象派画家的素材。即使到了雨季，塞纳河也不浮不躁，节奏舒缓，水韵宁静缥缈地流淌，这很投巴黎这座城市的脾气。

三

阅读巴黎其重要章节，必不可少是凡尔赛宫、卢浮宫、凯旋门、埃菲尔铁塔、蒙马特艺术家中心。

我在欧洲漫游，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处处富饶，这个“富饶”不是钱财，而是大地、草木，土地肥沃，且大片土地休闲着，草木葱茏，任性生长，花开花落两由之。高大的乔木，富有争夺天空的欲望，草叶也肥厚，色相饱满，大片的牧场，大片的树林，看到这美丽富饶的土地，我感到中国西部的苍凉和悲哀。上帝太不公平，中国虽辽阔广大，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沙漠戈壁，这是被榨干的土地。城市拥挤，人口爆炸，而欧洲地广人稀，城市闲雅、恬静，给人一种安逸、舒适、慵倦的感觉。

卢浮宫坐落在巴黎市中心，这是世界艺术宝库，每一件艺术品都价值连城。这座宫殿原是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于1204年修建的城堡，用于存放王室的档案和珍贵宝物的地方，后来成为博物馆，其展品不下四十万件，卢浮宫的门口有座中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，当他的作品初问世时，举城一片哗然，诽谤、攻击、嘲讽之声不绝于耳。喧嚣和浮躁沉静下来，人们理性地看待这件艺术巨创，又赞不绝口。

这里有被誉为世界“三宝”的艺术作品：一是断臂维纳斯雕像，

二是一尊胜利女神，三是达·芬奇的名画《蒙娜丽莎》，三个女人独领风骚。

蒙娜丽莎的微笑，是永恒的微笑，迷人的微笑，是神秘的微笑。没有苦乐的表情，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微笑，同时又像人间的尤物，这微笑像鹅毛一样轻，而它包含的比整个世界还重，世界在她的微笑中变得优美了，和谐了，轻松了。这使我想起中国佛寺里那些菩萨的微笑，菩萨是神，蒙娜丽莎是人。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像阳光一样给世界带来明媚，带来纯净和安谧。

至于断臂维纳斯，更富有传奇色彩。1820年希腊的一个农民刨地时，发掘出维纳斯神像，被文物商人收购。商人将神像从地中海运到黑海，竟然遭到英国派来的船只争夺，双方混战中，维纳斯双臂被砍断。我后来看到这神像的档案，维纳斯右臂下垂，手抚衣襟，左臂上伸过头，握着一只苹果，双耳还有耳环，至今还无人将雕像复原。一种残缺的美。残缺的美带有遗憾，带有伤感，一种隐隐的痛，它比完整的美更打动人心。

在巴黎，有一尊雕像令我永远难以忘记，那是罗丹博物馆花园里一尊《巴尔扎克》雕像。巴尔扎克那雄狮般的头颅，“高昂着，披着睡袍，似乎在展望晨曦……也许他刚刚完成一部杰作，与这个物欲横流、肮脏丑恶的社会拼杀一场，脸无倦色，眼神兴奋，仿佛他是胜利者：来吧，还要拼一场吗？”粗壮的脖颈支撑着一颗硕大的头颅，鬃毛般的长发，辐射出无限的精力和雄伟的气势……

拿破仑曾征服了整个欧洲，巴尔扎克则说：“拿破仑以其剑未竟之业，我将用笔完成之。”看看这尊雕像，你方知巴尔扎克并非狂言，那雄狮的力量，那征服一切，战胜一切的英雄气概，着实令人钦佩！

有趣的是：这尊雕像以拿破仑陵寝为背景，拿破仑的陵寝和巴尔扎克、罗丹两故居在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空间，这是巴黎的一大奇景。巴黎文人的趣闻格外多。封·斯太尔夫人是位天才的作家，曾发表过天才无性别的观点。拿破仑执政期间，她要见拿破仑，门卫阻挡，主人指示，谁也不见。她对门卫说：“我是诗人斯太尔夫人。”门卫说：

“真遗憾，他正在沐浴。”夫人说：“你告诉拿破仑，这碍事，天才本无性别。”没办法，拿破仑在浴室会见了封·斯太尔夫人。

四

巴黎咖啡馆是一道壮观美丽的风景线。咖啡源于公元6世纪一位欧洲牧羊人的发现，他的羊只要食用一种野生灌木的果实即会兴奋，但经过好几个世纪后，人们才开始有意识地采摘并烘焙咖啡。

自17世纪始，巴黎的咖啡馆就漫布开来，犹如重庆的火锅店，成都的茶馆，大大小小的咖啡馆，密密麻麻漫布在巴黎大街小巷。这个以浪漫为名的国家独特的韵致，即在咖啡馆里，聊天，怀旧，传播消息，讨论问题，研究问题；浪漫和高雅，淡定与闲逸，带有贵族气、书香气、艺术气，咖啡使巴黎精神升华，气血丰盈，使巴黎充满一种朝气和生机。

巴黎咖啡馆多有百年老店，这里留下许多历史文人名人的轶闻趣事。伏尔泰、卢梭、丹东、马拉、魏尔伦、莫奈、凡·高、大仲马、巴尔扎克、海明威……

随便走进哪家咖啡馆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总是钉上一块铭牌，大张旗鼓宣扬某某名人是此馆的常客。巴黎咖啡馆至今还氤氲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。有的馆内张贴着这些名人的照片、手迹，甚至还保留他们的咖啡桌、咖啡杯具，成为一种文物，这是他们的骄傲和光荣。

塞纳河的左岸成了诗和浪漫的代名词，这里处处充满传奇。雨果等大文豪在这里撰写了他们的名著，法国红白蓝三色旗也第一次出现在咖啡馆——它是设计者在咖啡馆里设计的。最引人注目的有一家咖啡馆还珍藏着一顶拿破仑的黑色军帽。这位皇帝未发迹前，常流连这家咖啡馆。有一次他喝完咖啡，发现所带钞票不够，就摘下头上的黑色军帽抵债。

左岸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咖啡馆，18世纪的卢梭、伏尔泰、狄德

罗，19世纪的雨果、左拉、巴尔扎克，都在咖啡馆度过了美妙的岁月；20世纪加缪、毕加索曾在咖啡馆里创作。咖啡滋养了许多艺术大师。

其实这种现象不光咖啡馆存在，巴黎的小酒吧也常常出现因付不起酒钱，以物抵债的事，这使我想起唐代大诗人贺知章“金龟换酒”的故事。巴黎有一家酒吧，老板很聪慧，那些未成大名的画家、音乐家、诗人来饮酒，没酒钱就留下一张画即可。毕加索常到蒙马特一家酒吧饮酒，这座小小酒吧名叫“狡兔酒吧”，老板热爱艺术，毕加索付不起酒钱，留给老板一张画，谁知毕加索成名后，这幅画在纽约拍卖行以四千万美金成交，这简直是一个经典传奇。

巴黎至少有两千多家咖啡馆，其中最著名的三家：利普、花神、双偶。每家咖啡馆都记录着传奇，这里不仅有饮誉世界的诗人、文学家、画家、音乐家，还有国家元首、内阁部长。巴黎人见怪不怪，没有追星族，无论艺术明星、政府高官，他们出出进进，犹如普通民众一样，没有谁追着观看，拍照合影或签字留念。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、作家萨特与女友波伏娃的爱情就产生在花神咖啡馆。他们一生就缠绵在这里。女友波伏娃是有名的女权主义者。他们的爱情之花在这里绽放，一种开放性的爱情伴侣，他们各有情人，但又终生不离不弃。萨特的名著《自由之路》即在咖啡馆完成。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成为女人的“圣经”。

1921年12月，海明威携精通法语的新婚妻子来到巴黎，下榻拉丁区勒姆瓦纳主教街74号雅各旅馆，在四层楼一个简陋套间里过着清贫的日子。他经常去一个叫“丁香园”的咖啡馆，他回忆说：“冬天里边很暖和，春秋雨季，花园里绿木荫披的露天座位令人十分惬意，沿林荫道搭的帐篷下也有雅座。”他用六周的时间，完成名著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

丁香园至今仍在巴黎精英荟萃的文苑，一些雅座上镶有往日来此消遣的名士纪念牌，自然，海明威常用的座位也镶有他的铜牌，上书“海明威之椅”。这是丁香园的荣光和自豪。当年海明威痛饮香槟酒，一醉方休，连连盛赞“巴黎是一个节日！”这句话成了巴黎的广告语，

闻达天下，招徕多少游客参观、旅游，参与这盛大的节日。波拿巴街30号的“文士牧场”也是海明威经常光顾之地，里边有块木板，刻着他的名言：“‘巴黎是一个节日’，谨向美好岁月中的海明威表示敬意。”

海明威对巴黎深怀感情，他说：“在巴黎，我们像空气一样自由。”显然，巴黎是他喜爱的城市。海明威晚年——1949年又重返巴黎，在一家小酒吧哈里酒吧订了一个座位创作，完成小说《在河那边树下》的初稿。当他名噪天下时，曾发誓不离不弃的妻子被他抛弃了，爱情走到尽头。晚年当他再回巴黎，懊悔不已，往事如烟，“有谁可以回到从前。浮世沧桑与劳顿，都只化在一杯咖啡的苦涩中”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到巴黎。海明威对巴黎一往情深，他说：“一个人只要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，尔后无论身处何地，巴黎总历历在目。”

在咖啡馆饮食等物质享受的同时，还可以得到高级的精神享受，在这里你会听到贝多芬大师的乐章，施特劳斯、舒伯特、莫扎特的乐曲。欧洲是音乐的海洋，巴黎是音乐之都，是艺术的天堂，也是咖啡之都。咖啡馆为这座城市抹上一道金黄色彩，许多独领风骚的艺术家、文学泰斗、画坛巨匠，都是咖啡馆的常客。他们喝咖啡是满足精神的愉悦，这是一种精神的会餐。这是一种城市文化，这个城市有血肉联系，是巴黎灵魂的一部分。

五

提起巴黎人们总会念念不忘巴黎圣母院、埃菲尔铁塔、卢浮宫、凯旋门、蓬皮艺术中心，这些固然是巴黎的经典，游览圣地，古老的建筑群会深镌在记忆里。但是人们往往忘记巴黎北部蒙马特艺术家心中的圣地，凡具有一定人文素养的游客都会想到此风雅一番。蒙马特在巴黎地势最高处，中央突起一座小山，站在山顶俯视巴黎全景，那简直像海明威所言：巴黎真是一个盛大节日！屋瓦鳞鳞，烟波荡

漾，街衢如织，古拙而浑厚，大气而细腻，一河逶迤，给古城带来动感和灵气。

但蒙马特是19世纪艺术家的荟萃之地，19世纪是巴黎的世纪，文艺复兴光照着文化古城，古城到处散发浓郁的艺术气息。名画家马奈、土鲁斯·劳特累克、郁特里罗、凡·高、毕加索和音乐家柏辽兹，都羁留在蒙马特，他们犹如闲云野鹤，自由自在地创作，使我想起生活在镇江的宋代大画家米芾。

红磨坊便是蒙马特高地最著名的歌剧院。红磨坊有种舞蹈名叫康康舞，女演员衣着长裙，但轻盈飘逸，跳起舞来，常露下体春光，巴黎人趋之若鹜。

蒙马特有一座诗墙，上镌刻着中国诗人徐志摩的《起造一座墙》。这道爱墙用世界三百多种语言文字书写“我爱你”三个字，象征着、呼唤着人类追求爱、和平、友谊。用纯洁美好的爱，弥补人与人心灵之间的罅隙。

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，
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。
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，
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；
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，
在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；
任凭秋风吹尽满园的黄叶，
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；
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，——
也震不翻你我“爱墙”内的自由！

蒙马特这片高地也是巴黎精神的高地，无论是享誉世界的，还是默默无闻的艺术家，都在这里吮吸着乳汁成长，并留下他们艺术的印记。

巴黎就是这样有极度包容的博大的襟怀，在这里文化艺术成就了这座古城，古城也成就了文化艺术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密不可分。世界上有哪位大师、巨匠、泰斗、巨擘，成就煌煌，声明赫赫者没有在巴黎留下足迹？文化不朽，文艺复兴的阳光永远照耀着巴黎。

2017年12月26—27日

塞纳河的微笑

—

我此时此刻正畅游在塞纳河。

请你打开地图，让我们共同认识一下法国这条著名的河流。

塞纳河流经巴黎，少女似的袅娜的身姿呈“S”形，给这座城市带来灵性和动感，也带来女性的温柔和浪漫。河水不张扬、不恣肆，没有激流狂澜，安详地流淌，细细的涟漪，粼粼的波光，大度自然，雍容而矜持。初夏的阳光照耀着宽阔的水面，有水鸟掠过，撒下一串欢乐的鸣叫声。两岸是高大苍老的梧桐，树林后面是庄严的建筑，河北岸是大大小小的宫殿，河南岸是大学区、图书馆、歌剧院、埃菲尔铁塔、大小展览馆……树木和楼房的倒影投进河水，但水流影不动，浮浮荡荡，一幅动态的水彩画，空气里弥漫着水草和植物的气息，很沁人心脾。

我们的游船是从阿尔玛桥附近的码头启航。游船很多，有大有小，有单层、双层、普通的、豪华的，我们包了一艘古典式的木船，是人工划桨，没有发动机的轰鸣，没有油烟的弥漫。船不大，有座椅，可乘十余人。船工是位老汉，身板硬朗，精神矍铄，苍白的头发蓬松着，胡髭修剪得很整齐，双眼炯炯有神，在浓长的眉毛下闪烁着，脸膛黑红、粗糙，那是塞纳河的阳光和风的涂鸦，使人想起海明威《老人与海》主人公的形象。通过导游问起老船工的情况，原来他是希腊的渔民，年轻时出海打鱼，现在老了，远海出不得了，再说希腊这些年经